

行走

x i n g
z o u

李新海 著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行走 / 李新海著. -- 兰州 : 甘肃人民出版社,
2015. 12
ISBN 978-7-226-04886-3

I. ①行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93914 号

出 版 人: 王永生

责任编辑: 王建华

封面设计: 陈 欣

行 走

李新海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)

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10 毫米×1020 毫米 1/16 印张 15.25 插页 2 字数 260 千

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800

ISBN 978-7-226-04886-3 定价: 38.00 元

我们共有一个梦

□ 雪漠

我跟李新海的因缘，很有意思。一次，我跟妻路过兰州，住在一酒店，正赶上警察查夜，几条大汉进了门后，正问寻一些事，忽听一人叫：“您是不是雪漠老师？”

这人，便是李新海。

此后，我一直跟他有联系。李新海是个老实人，是个老实的文人，写的文章当然也老实。我愿意跟老实人打交道。

这一次，看到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种亲切感。不是因为作者也是西部人，抑或作者是我的朋友，而是因为，我明白作品背后的某种情节。

很多年前，我也是出于跟作者差不多的目的写作的。当时，我想为家乡父老写一部书，定格那个时代、那群人、那种文化。在我心中，故乡的文化实在太好了，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。虽然多年来，我见识了很多不同的文化，每一种文化都给了我一种营养，让我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蜕变。但是，我仍清清楚楚地记得创作《大漠祭》时的心情，也怀念当年的那种文化。过了十多年，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再也不是《大漠祭》中定格的故乡了，但那种已逝去了的文化气息仍留在了书里。我很庆幸自己抓住了一撮文化的碎屑，我更庆幸的是，自己经历了那个时代，后来人就再也没这种机会了。那样的时代一旦过去，就再也不会回来了，再也不会有人把瞎仙请到家里，唱上几天几夜的贤孝，因为生活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。时代的车轮，碾碎了许许多多宝贵的东西，能留住那种生活的，只有文字了。所以，看到这本小书时，我感到欣慰，因为作者同样想要留住一种东西，那种热切的心情，从文字的点点滴滴中，我能感受得到。毕竟，真正的作家——而不是那些为了稿费、把写作当成工作的文字匠——都是一些想要与无

常对抗的人，都是一些彻彻底底的“大痴”。

这部书虽小，只有十余万字，不能说定格了一个时代，但它定格了作者所经历的世界、经历的人和有过思考。要是这本书能流传下去，子孙们就会通过这本书，知道很多属于这个时代的事，过了五十年后、一百年后，书中的很多东西就会消失。那时，能证明这一切曾经存在过的，就只有这些文字了。

早年的时候，我用了二十年的黄金岁月来实现这个梦想，来定格父母那一辈的农民，而命运回报我的，就是让我从一个文学青年变成了“著名”作家。我的文学生命也就由此开始了。所以，虽然很多人觉得命运是不公平的，但事实上，命运很公平，只是很多人都不明白命运的秘密。

命运的秘密其实很简单，只有两个字：选择。很多人终其一生，都不明白该如何做出选择。纵观每一个陷入厄运的人，你回顾他的一生，都会发现无数个可以改善命运的节点，在无数个节点上，他如果有另一种选择，就不会陷遭遇某种他不想要的命运泥潭里。许多时候，主宰命运的，其实是观念，而不是某种神秘的力量。虽然生老病死是人不得不经历的，是人类本具的痛苦，但什么时候死，如何死，死亡有着怎样的价值，却是一个智者可以决定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智者才能决定自己的人生，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，因为他懂得如何选择，但凡夫不懂。凡夫无论怎么去跟命运抗争，能决定的东西都有限，很多人只是罗网中的鱼，只能忍受命运的愚弄。

我们家乡的文化中，有一种知命但不认命的基因，这种基因很宝贵。它认为人可以通过修炼人格、重铸灵魂来造命，来超越命运，可惜知道、相信的人非常少。走过每一个都市的街头，我见到的，都大多是些认命的人，他们有一个特征，就是焦虑、烦躁、懊恼，但又不得不继续每一天的生活。他们是需要真理的，却不愿追求真理。当人把智慧拿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还会告诉你，他其实不需要这个东西。他考虑的，是如何养家糊口，如何多赚点钱，如何让家人平安健康。但问题是，这一切，其实都需要智慧。人生中，没有任何一件事是不需要智慧的，有了智慧，人才能主动地做出选择；没有智慧，人就会被命运选择。但明白这一点，或许也是一种智慧吧。太多的不知道，编织成了命运的管道，吞掉了一拨又一拨的人，所以，这世界或许需要一些知道的、愿意说话的人。

这本小书就说了很多话，看得出，作者是一个愿意说话的人。他在不断地说

着自己认为该说的话。我也不断说着自己认为该说的话。区别在于说话的内容。在我们所认为的真理面前，我们都是鲁迅的“传人”，或者说，我们都是鲁迅精神的传承者。这是我喜欢这部书的原因之一。

我也喜欢这书中的回忆录，那口吻慢慢的、淡淡的，读时就像喝一碗米汤，没什么激烈的东西，但很温暖。作者就那样淡淡地说着，让人静静地走入他的记忆，走入他心灵的空间，他的人生就活了。他怀念的人也活了。我明白他的心。我总能感受到作者的热切。他怀念他书中的一切，想要定格他书中的一切，正如当年的我，想要定格我的父辈们。

我一直想定格我的父辈们，所以我塑造了老顺们。老顺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，我的父亲也就住进了“大漠三部曲”读者的心里。很多人都知道老顺的名言：“老天能给，老子就能受。”这句话据说给很多人带来了力量，但我不知道是名言成就了老顺，还是老顺成就了名言？我知道的是，老顺用鲜活的人生展示了他的名言，正如我的父亲用他的一生影响了我，否则，名言仅仅是一句话而已，随口一说，没多少分量的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感恩那些帮助我们成长的人。因为，他们说出的话，是他们用生命去实践过的。

李新海的这部作品，没有张牙舞爪的思想，但打磨已久，最早的文章初稿完成于1990年，再修订时，已是2016年了。这中间经历了多少岁月的打磨？这么一想，小书便不再小了，而有些沉甸甸的了。让它显得厚重的，是渗透在书中的热情和真诚。

所以，我希望朋友们能看看这本书。我想，它或许能化为一道清泉，给你的人生带来一种清新。

2016年5月

铁笔拨云唱九歌

——序《行走》

□ 秋子

丙申初夏，李新海先生捧来自己的散文杂文作品集稿本，嘱我看看，提点意见，并为之序。作为长期混迹文坛的文友，我没有理由拒绝，断断续续翻阅，有感有思，记下这段文字。

散文，散而为文，文而不散，就像一阵随意的风，飘过心头，留下的是一次次触动，留下的是一道道感痕。看上去无心道来，读来却味之有意，更能品咂出作者的情感、妙思和胸襟，这就是散文。散文须真，只要是真性情、真感觉，山石草木，得失聚散，皆是文章。生活本是流动的散文，我们每天所说的话都是散文。散文并非情感的宣泄，而是情感的收藏。闲来捧读李新海的散文，就觉得字里行间流露出这种情感、妙思和胸襟。李新海将自己的情感、妙思和胸襟收藏、保存下来，于是积成这本有意味的集子。

这本集子分为四辑，其中前三辑为作者随笔式的散文作品，后一辑为言论杂文作品。无论山水寄思、情感记事，还是生活撷趣、天籁物语，无不充满着作者的人文情怀，尤其对人生感悟以及叙述人间的某些情感故事，读来倍感亲切，灵思暮被触动，如《路过桥湾城》中所记，康熙皇帝梦见桥湾城所在地水草丰美，鸟语花香的绿洲，让画师按梦中的情景绘成彩图，派人即刻到西北寻访，并拨付白银数十万两，派大臣程金山父子前去桥湾，督建一座长九公里的城池，用以驻军防守，屯兵移民。而程金山父子见财起意，将大部分银两私吞，康熙皇帝遂将程金山父子查办处死的传说故事，读来令人回味且沉思。又如《山下湖 珍珠梦》对绍兴诸暨的描述：“江浙多雨，真是不假。细雨纷纷，云雾缥缈，沿途绿色山包若隐若现，湖塘星罗棋布，似连非连，好一派水

乡景色，神秘而静穆。”遂笔锋一转，写诸暨山下湖的珍珠养殖业，从中品味出浙江人的精明、吃苦耐劳、敢于人先的精神……新海笔下这些朴实优美的叙述和描写，无疑是他人文情怀的流淌，然，又岂能以一个“情”字所概？看上去无心道来，读来却味之有意，更能品咂出作者的情感、妙思和胸襟，蕴藉着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思考。这让我想起年轻时读过的杨朔美文《香山红叶》，虽然观不逢时未看到红叶，“却摘到一片更珍贵的红叶，藏到我心里去。这不是一般的红叶，这是一片曾在人生中经过风吹雨打的红叶，越到老秋，越红得可爱”。旋而，便有诗句吟出：

滚滚文思溢美多，胸中万有赋山河。

情结欲解黎民痛，铁笔拨云唱九歌。

散文的文调是作者内心的流露，最高的理想就是“朴实”二字，“简单”二字。朴实就是不求华丽、不经雕琢的原生状态；简单就是经过选择删芟以后的完美的原生状态。记得希腊批评家戴奥尼索斯在批评柏拉图的文调时说：当他用浅显简单的词句时，他的文调很令人欢喜。因为他的文调可以处处看出是光明透亮，好像是最晶莹的泉水一般，并且确切深妙，只用平常的字，务求明白，不喜欢勉强粉饰的装点。他的古典的文字带着一种古老的斑斓，古香古色充满字里行间，显着一种欢畅的神情，美而有力；好像一阵和风从芬香的草茵上吹嘘过来一般……简单的散文可以美到这个地步。戴奥尼索斯称赞柏拉图的话，其实就是他的散文学说，他是标榜“亚典主义”反对“亚细亚主义”的。亚典主义的散文，就是简单的散文。新海的散文，就是具有原生状态美的朴实而简单的散文。

是为读后感，亦是为序。

2016年5月10日夜于半翰斋灯下

注：秋子，本名申晓君，长期从事书刊出版，编审职称。中华诗词学会会员，中国书协会员，甘肃省书协副主席、学术委员会主任，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，省作协会员，兰州大学书法研究所研究员、客座教授。著有《中国上古书法史》《中国书法史略》《敦煌风漫话》《借我诗心》《最爱是秋》《未了秋情》《秋声依旧》《红楼梦人物关系一览》等十多部，发表各类文章数百篇计三百余万字。被誉为“当代书坛学者型书法篆刻家、书法史论家、诗人”，媒体多有介绍和报道。



[目 录] contents

第一辑

行 走

- 003 / 路过桥湾城
- 006 / 高原明珠川主寺
- 009 / 郎木寺之夏
- 011 / 敦煌赋
- 012 / 奇秀庐山
- 015 / 山下湖 珍珠梦
- 017 / 水乡名镇周庄
- 021 / 再到九寨沟
- 023 / 重游雁荡山
- 026 / 走进芳草湖
- 032 / 苑川河之魂
- 036 / 寻找城市边缘的野性
- 042 / 榆中境内的丝绸之路
- 045 / 扎尕那之美
- 050 / 冬日兰州
- 052 / 三阳川的门亭文化
- 055 / 九州台



第二辑

岁 月

- 061 / 扎子塬秋天的记忆
066 / 席爷
069 / 白虎山下的那所学校
071 / 丁益三
074 / 一句跃进话，等了半世纪
076 / 老君坡，一个红军会师的地方
079 / 兰州空战的英雄们
083 / 榆中的婚俗
087 / 榆中过年的习俗
091 / 榆中的馓饭和搅团
092 / 兰州地名趣谈

第三辑

物 语

- 131 / 北方的银杏树
133 / 斑鸠和布谷的叫声
136 / 兰州的绿
139 / 黄土高原上的骆驼蓬
142 / 左公柳
144 / 日月星辰的对话



第四辑

心 语

- 147 / 写在深秋的夜晚
- 148 / 繁荣、和谐、美丽的西北大都市
- 151 / 马牧先生诗书艺术欣赏
- 153 / 文学是文化的精髓、灵魂、精品的结晶
- 154 / 好诗难寻啊！
- 155 / 现在，艺术为何难以出精品、极品
- 157 / 我们还需要鲁迅的灵魂
- 159 / 太阳总会在东方升起
- 161 / 吃自己锅里的饭，怕什么？
- 162 / “包二奶”是违法或犯法的行为
- 164 / 为昆明市禁“公车私用”叫好
- 166 / 天定高速，折射出的问题在哪里？
- 168 / 雅安地震无预报
- 170 / 兰州的食用醋令人担忧
- 172 / 从两起销售伪劣产品、销售有毒食品案中，
看食品卫生监管部门的失职
- 175 / 当狗都成为宠物时
- 177 / 借钱不还的理由
- 179 / 清理卫生死角总动员
- 181 / “人肉搜索”违法吗？
- 185 / 食盐抢购者，愚昧无知
- 186 / 手机实名制，将给国家和民众带来极大的好处



- 187 / 舟曲的痛，就是我们人类的痛
- 188 / 市场经济，就应按市场规律办事
- 189 / 谁来保护警察 怎样保护警察
- 191 / 巴楚恐怖暴力案件，反映出警察装备的不足和处置能力的低下
- 192 / 应关注西部纯产粮区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
- 194 / 农民工讨薪咋就这么难
- 197 / 治理环境污染，非下大力气不可
- 203 / 中国足球 一夜逞强
- 204 / 子不孝父之过
- 206 / 兰州的大部分天然排洪沟被填埋，有谁忧？
- 208 / 兰州试行统一户口政策是一份珍贵的迟来的爱
- 209 / 应怎样应对抱团腐败？
- 211 / 人才都外流了，我们能强国吗
- 212 / 老年人问题，是目前面对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
- 215 / 苦苦菜炸浆水
- 216 / 喜鹊是不是好鸟
- 218 / 法治，是遏制腐败最强有力的手段
- 221 / 我们应怎样对待转基因食物？
- 223 / 幸福生活一二三
- 225 / 治抑郁症的秘方
- 226 / 李光耀是一个耀眼的光环
- 228 / 利比亚战争，告诉我们什么？
- 230 / 五星红旗照样飘扬在世界战斗的前沿
- 231 / “孙子兵法”美、日、韩永远学不透

第一辑

行走



□ 路过桥湾城

出了嘉峪关，向西，再向西。

拉达轿车在空旷的河西走廊，沿着 312 国道奔驰。敦煌是此行的目的地。

天气无限的好，万里无云，视野开阔。南面的祁连山，一会儿靠近，一会儿远离，一直陪伴着，只是一阵儿岩石裸露，一阵儿流沙堆积，黑黢黢的山，无什么草木，与北面的偶尔出现的风蚀城堡遥相呼应，戈壁滩显得更加荒凉，更加浩瀚无垠。

偶尔有油罐车或者大货车迎面驶来，呼地一闪而过。前面的道路，依然是笔直地向前延伸。

中午时分，隐隐约约看到前方的路边有人影。车放慢了速度，临近停下，是一男一女，30 岁上下，似乎是一对夫妻，黝黑通红的脸上露着笑容。男子问我们：“需要什么？”

这才看清，旁边停放着一辆改装加长了的架子车，车上的两把伞下面，有啤酒、矿泉水、香烟、饼干、简单塑料包装的葡萄干，还有两框发蔫的苹果。我们要了两瓶矿泉水，问他们：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男子指着左侧说：

“那是桥湾城，这里就叫桥湾城。”

“就是‘康熙夜梦桥湾城’的那个桥湾城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就是的。”男子应道。

放眼往男子指的方向望去，一里远的地方，有一面不高不大的破旧城墙，有平缓的沙滩通向城墙，驾车过去。城墙靠西北角处，有流沙堆积到了城墙之上，沿沙堆爬上去，城一览无余。这是一座东西长 300 余米，南北宽 100 余米

的长方形土夯城，有南北两个城门，四角有墙墩，东面和南面的有些墙体坍塌了不少，墙脚下有土坯、砖块等残物。院内也是流沙堆积。可能是流沙堆积掩埋了墙脚的缘故，城墙最高处也只有3米左右，城内城外无飞鸟，无绿草，城内东北角处，只有一棵碗口粗的榆树，光秃着三五杈枯树枝，孤零零地指向天空，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苦难、艰辛与沧桑。

确切地说，比我想象中的“桥湾城”还要小，还要寒酸得多，就像内地黄土高原上的堡子，甚至比有些堡子还小，还要低矮，有点像一路上看到的风蚀城堡。这桥湾城，还有一段流传甚广的传说。

当年，康熙皇帝平定西北，一统中国后，虽然国力强盛，天下太平，但总还是对北方，特别是西北的边防不太放心。相传一天晚上，康熙皇帝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策马到西北巡游时，在戈壁沙漠中，有一处水草丰美、鸟语花香的绿洲，河水清流，碧草如茵。河旁边长着两棵参天白杨树，亭亭如盖，其中一棵树梢上还挂着皇冠和玉带，金光璀璨，耀人眼目。这真是一块人间仙境，是筑城防守、屯垦移民的福地。康熙在马上一伸手，就把皇冠、玉带摘了下来。

翌日清晨，康熙从甜美的梦境中醒来，回味梦境，心想：这一定是上天托梦，使我龙游圣地。他立即差人找来画师，让画师按梦中的情景绘成彩图，派人即刻到西北寻访。寻访的人员整整找了一年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在安西县桥湾这个地方，看到了康熙梦境中的景象：清澈的疏勒河水，碧波荡漾，缓缓西流，岸边有青青的芦苇，美丽的鲜花，水中还有野鸭游弋。风景旖旎，一派江南风光。还看到了河边上有两棵白杨树，其中的一棵树上挂着一顶草帽和一段草绳。这莫非是皇上梦中的皇冠和玉带？寻访人员立即回京禀报。康熙听后龙颜大悦，立即下诏，拨付白银数十万两，派大臣程金山父子前去桥湾，督建一座长9公里的城池，用以驻军防守，屯兵移民，也备皇帝巡行居住。程金山十分贪财，来到桥湾后与儿子商量：这地方天高皇帝远，离京城也有几千里，偏僻荒凉，皇帝哪有时间来此巡游？于是父子俩把建城的银两大部分私吞了，只用少部分银两草草修了一座小城，两年后便回京复命交差，请功领赏了。后有钦差大臣西巡，看到了眼前的小土城。于是上奏圣上，康熙将程金山父子查办处死，并用他两个儿子的头盖骨反扣在一起，中间用白银雕刻成二龙戏珠镶成鼓架，用三人的人皮蒙制而成一个人皮鼓，再用程金山本人的后脑勺做成一

个人头碗。为警示后人，康熙皇帝又差人在桥湾城西北 200 多米处修了一座皇家寺院——永宁寺，把人皮鼓、人头碗悬挂寺院，每日敲击人皮鼓，以警示后人：“做人要心正，做官要清正。”现在，这人皮鼓、人头碗还存放在永宁寺。

给同事讲了这个传说，二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。

下了城墙，我告诉同事，据传说和资料记载，该城西南面不远的疏勒河上，原有一座天然土桥，横跨河流南北两岸，土桥颇为坚固，车马行人可在桥上安全通行，河水从桥下流过，又因此地位居疏勒河的河湾，因而就有了“桥湾”这个地名。

我们步行到城的西南面，大约走了 20 分钟，便寻到了一条弯曲的小河，河水不大，缓缓流淌，水域边，有芦苇和水草，但面积不大，一小块一小块的，也有二三只不知名的野鸭在水中觅食。再沿河道搜寻，古河道倒是很宽很宽，就是没有看到天然土桥。现有的河水，弯弯曲曲，沿古河道的河床，冲刷开了一条小水道，向远方流去，消失在望不到边的戈壁滩上。

六月，火辣辣的太阳，照得戈壁滩的热气流，在地面上晃动翻滚。回头再望一眼阳光下的桥湾城，在祁连山下的戈壁滩上，显得是那样的矮小、孤独、无助。但却分明是一块地标，昂然挺立，向苍穹诉说着什么，警示着什么。

1990 年 6 月初于敦煌宾馆

2013 年 9 月 13 日修改于兰州

□ 高原明珠川主寺

若尔盖大草原上的雨，一阵紧似一阵。雨雾蒙蒙，天地一色。

旅游中巴在雨中行进，不紧不慢，显得有些疲劳，车上的人也无精打采。傍晚时分，华灯初上，车缓慢地下了山，到了“高原明珠”川主寺镇。尽管是旅游旺季，但天色已晚，使本来人口就稀少的川主寺街道，显得空旷，街灯在雨中忽暗忽明，映照着街两旁高高低低的藏式建筑，偶尔有旅游车开着雪亮的大灯，驶入路边的宾馆。远处不时传来藏獒的闷叫声。山谷中的川主寺镇，更有了几分神秘。

这已是第四次到九寨沟、黄龙旅游了，也就是第七次到达川主寺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与川主寺结下了旅游之缘。

到宾馆，也许是饿了吧，和同事们狼吞虎咽地吃了晚饭。饭菜品种不多，味道尚可，价格也不低。也不怪，这儿的蔬菜都是从兰州、成都运来的，何况，这还是在四星级宾馆用餐。晚上就住该宾馆，翌日早起赶路，冒雨去九寨沟旅游，夜宿九寨沟。第三天，是个大晴天，游黄龙归来，晌午时分，歇脚川主寺。有空走出宾馆，再次信步川主寺，亲近川主寺。

夕阳斜照，蓝天白云，游人络绎不绝，具有藏羌风格、兼有汉回民族气息的寺庙、民宅、宾馆、商铺错落有致，时而有藏族歌声传来，天空有雄鹰翱翔，夕阳下的山峦，清新发绿，藏式建筑上的装饰，熠熠生辉，高档旅游车、小轿车驶入宾馆，牧童赶着牛羊下山坡进了村寨，炊烟在村寨上空袅袅升起。好一派迷人风光。每一次到川主寺，都有新的感觉，询问路边的藏族群众，仍是以往的热情。对川主寺的留恋，油然而生了。川主寺，已是我旅游途中的难忘“行宫”了。